





毛詩箋疏辨異第八冊

節南山之什  
谷風之什





毛詩箋疏辨異卷十九下

毛詩箋疏辨異卷十九下

歷城李汝舟識



小雅 芹南山之行

小旻 十二月初十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箋所判列於十月之文兩重正為小旻曰小旻亦當為刺厲王葉箋辨非也十月之文判皇父擅權兩重正判君小旻進此別推本於王好惡乖戾為任用非人之由言其謀威不從不威復用十事謀其威別具是違謀其威別具是也其見其為小旻朱傳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明皆以不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詔六故其在大雅者詔三台是大明其說較安為長國雅疏經篇名皆作若

宛弁可知此及小旻朱傳說三台是大明首句既同或名篇不同故以小別之耳



自命而得射大雅曰言不若蓋編詩時政缺於新風而昧于  
曰後篇加大以別之是也其佳矣郝仲興賂蘇說以此是

是天刑威敷于下土傳敷布也豈之是天之德在王者以刑罰威  
恐乃成其政教乃布于下土之天下福如業以豈失占上篇曰

黍維傳仁覆闔下治之是天是天本以仁覆為德今乃虐病  
人威器人布于下土曰之王者以愛成為務今乃苛虐布於威

如

謀邪四通何日斯沮傳四通邪通存沮壞也豈之邪道沮止也今

王德為政之通四通不循是天之德已甚矣心邪不悔何日比惡將

凶業豈新也三事不我生程曰事匪大於此是經傳俱言程道也

明彼之程刑道修也名於四邪國也傳刑沮為壞也謀邪存也

此何日嘗沮壞乎之壞止豈日也占沮止善則別疏云惡可壞

教又之止之壞義豈多異誤甚說文通四通也通者作存也

本傳刑折柔柔豈皆以能邪存四通占傳義不殊此豈將

云不循是天之德通矣

謀之其威則具是遠謀之其威則具是依我視謀於伊于胡

底豈之于往底也也謀之善者俱遠背之其不善者依然之

我視今矣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之必至於亂業豈

新也也承工論此三事實人其也且遠具依也

君非使連之作也也於國也于於也伊于胡底豈之底於何愛

也古者則庶所臻也同苟子修身篇小人致氣而無人之也

也豈不肖而於人之噴已也心之常然以禽獸而又無人之賊已也



倘使若親法停者疏修正為受忠為賊淫攻其賊止得乎  
卦引以此待是此專此君臣之上下此此王有列地真  
于新視謀非中書其素漢書別向日眾心在位而臣邪衛飲  
相是而背其子之引此得是三家与毛義同

我龜既厥不我告於傳於道也義之於國也下筮數而讀龜

宜厥之不及告其所國之吉凶之淫曰此占錄名中業其義

非也傳於此於利道不告我以道也蓋人謀不感龜亦厥棄之而

不若以正道也左傳公為下為信与僭竊寶龜傳句告之由僭吉之款是也

身政刑國則必增吉凶字相可通矣此為三於者六毛惟此其

大於刑道存皆刑國前惟此与表并為刑國存皆刑道是

故与傳相及中異其

此通行過謀是周不曰于道義云匪非也君臣之謀事以此其

以而坐國遠也且是於道也量進於跬步何以異乎案案家

非也此与下季次被築室于道謀由正曰下季之築室者于

道謀故不成此之乃道者不于乃道謀故不乃道也非也

者傳其人非行路必問於魯曰人非乃道之人而與之謀問其所不知宜其量也於道

道謀者不于乃道者謀者以匪行道為不乃以謀為坐謀

與之事是也去之襄六年左傳引此於杜注匪彼也乃道謀之於路也石乃於道

眾也道注也顧氏杜解補正惠氏九經古義王氏經義述聞皆

本杜說注古匪彼通用胡俊英駁之皆矣

象卦為於匪先民是程匪大形是程維途之是杜維途之是

象卦為於匪先民是程匪大形是程維途之是杜維途之是















破疎生理尤甚家曰毛首破諸家財鄰之聚乘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傳與也宛尔歌鳴鳩鵲鵲翰為辰

子也乃心人之區責為明之功終不可得疏毛為之宛然翅也者

是彼鳴鳩之鳥也而致使之鳥飛于天君不可也與才智心者

此王身也而致使之行仕致治之不可得也棄疏說此也傳言小

人之區播下年彼君不知為之領在位之失人也與者喻之厚不曰

區而致上帝聖賢聖奉所生任不可得如故下句即之當信文

武之區矣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傳先人文武也明者事

王明疏曰王聖法而念其先人又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包周之

先世二人有聖德宜其位者唯文武為然明以文武有天下至今

憲其威也故念之也棄疏說此也播存與異則此云取取高

明之功者言法文武之德也朱傳云二人父母也是也傳亦先人而朱

明此有懷二人為文武懷念父母矣文武念其父母故能忘祭

詩人上信文武之念父母故中朱傳以中述月法聖奉所生為主對

下年親之又義自的陳書祭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待也祭之

明日明發不寐祭而致之又後而思之祭之日祭與祭半祭之

必祭已身必祭彼有祭內文王待則此不寐有懷屬文王不屬詩

人矣明胡承珙曰毛於文母傳者言以先人指文武則文武之所懷

者必自懷其父母不知正義以文之而文武則念昔有懷又義不

應不是復昔也至於疏後陳家則傳以先人中父母不待文武

之區



人之濟聖飲酒温克侍膏正克勝也等之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  
疏雖能藉藉自持以勝案温序下温之恭人之温之克温温恭  
自克即自敬尔儀是也釋文温王名字秉也鄭於運反温藉  
也温改温為温耳

事疏曰富侍疏而富矣等之意與等量等之人飲酒一疏自謂曰  
益富等温自忠以財贖人案等義非也富於富於春秋富  
侍之疏而富太全疏而其口甚富温温沈酒也相善本侍作  
疏而富矣恐誤

自敬尔儀天命不又侍又後也等之今也君臣自敬慎感儀天  
命所立不復來也案此等後也此大夫与朋友相戒勉之詞尔女也  
女朋友也承上之齊臣未温恭自克彼亦乃善疏曰富故我敬

男女之敬也之感儀以希温克之德毋蹈日富之愆何若以天命  
一言不復來也天命不又程云天祿不再孟子有天祿天位天職明  
人臣居位之曰之天命不為王若所文之天命也昭元年左傳楚

令尹喜趙孟賦大明之旨亦趙孟賦小宛之二章是此經指  
人臣之明禮也之温温也其意以臣下化之飲酒也廣也君之言  
朋友相戒也

朋友之儀也而朋友之禮也者如也文之量倫骨以故也此等之  
尔儀以下等之量尔而生也其朋友也仕華亂制而相戒也免  
初也也

中亦有薛庶氏之信中原之中也薛庶在也力采者則曰之等云  
養生原中亦有之也以喻王位也常家也勤於德者則曰之也

養生原中亦有之也以喻王位也常家也勤於德者則曰之也



此及下章莫皆就王之正由侯解天命故也下章信之君子有  
取并亦明此而亦皆君子相戒之詞力采者則曰之有非也  
此章言教子故  
善力求者則曰之朱信之無善道人皆可行是也下句強說  
解羸口有習以之移人也下義以者王者以武來上達也  
此非

教誨尔之式教似之等之式用教善也今有教誨女之方其用  
善道者亦似蒲盧之得以而子也某善義非也此君子相戒以  
訓子也今天下之善能力求者則曰之是信善之難也女雖有子  
亦人之口而引誘之生就無之易也故教誨之之惟用善道  
以似續之先業庶不為流俗所移耳斯干良報信皆訓似  
此亦不作之字符之信義說別是半有未之蒲盧負子者以  
此教子又似蒲盧  
或竟是以通事有之世之善矣王喬之王者作或父母也或為

子仍注實說耳

我日斯造而月斯征善云我之也造征皆行也王曰此以行日  
視相也而月以行經月視新也先王若此禮使民与君子臣民  
以事日有所造月有所行也其時心息業善義非也我大夫  
自我也而女也女朋友也与上之教尔儀者誨尔子之亦同之視彼  
皆在能形時不能自舍况我之亦敢自逸乎我嘗日斯造女  
亦嘗月斯征力在善道也其時心息業善義非也我大夫  
之所生尔等亦所生正之善非自有依之人相應則上可力采  
不無自舍者  
則曰之及此作日造月征皆禮文外之善道也可知上章以善道訓  
子此章以善道承先也漢書東方朔傳士所以日夜慕之敏以而  
不敢怠也解之鵬鶴高且鳴矣大戴禮記君子主者滿時氣風



與夜寐學亦尔所生言不自舍也不取其親居子之孝也潛夫  
論讀學為引此等言是以君子終。孔之進德修業者非  
直為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迷祖考之令門而以顯父母也惟斯  
中論修學為有造業世功我日斯遂而月斯進也  
不懈之經也皆与傳義合又韓詩外傳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  
歸厚必念報生日慎一日完為金城亦引此行是韓与毛同  
文三乘危率場啄粟傳文不款乘危竊脂也言上為亂政而  
下之治終不可得也幾之竊脂肉公令豎肉而循場啄粟失其  
天性不能以自活也乘危竊脂也乘危不守其  
不守其度也言上為亂政以乘危之率場啄粟也乘危  
而不在下之人不罹於岸獄不可得也陳奐曰傳云上為亂政以  
經乘危啄粟云在下之治終不可得也探下文填寫岸獄而  
云深曰傳云馬端后曰亦乘危之竊脂部位俗語之言在岸  
曲舍肉好盜脂亦有因名之淮南說林訓馬不食脂乘危不啄粟  
水產也是以竊脂為竊脂之有蓋漢人相傳之舊說孔說亦  
左傳統以竊脂為淺白色与夏危竊元秋危竊藍冬危竊  
黃棘危竊丹为一類却音凶尔雅正義駁之云按孔說是也  
此將脂者正色白也竊脂為淺白色物馬說与陸佃埤雅說同  
毛義言此以率場啄粟喻亂不取其竊脂膏也幾於下句  
訓教為生故竊脂膏也說以便其不能自活之說耳其傳義  
向不相涉疏竟同之誤甚

與夜寐學亦尔所生言不自舍也不取其親居子之孝也潛夫  
論讀學為引此等言是以君子終。孔之進德修業者非  
直為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迷祖考之令門而以顯父母也惟斯  
中論修學為有造業世功我日斯遂而月斯進也  
不懈之經也皆与傳義合又韓詩外傳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  
歸厚必念報生日慎一日完為金城亦引此行是韓与毛同  
文三乘危率場啄粟傳文不款乘危竊脂也言上為亂政而  
下之治終不可得也幾之竊脂肉公令豎肉而循場啄粟失其  
天性不能以自活也乘危竊脂也乘危不守其  
不守其度也言上為亂政以乘危之率場啄粟也乘危  
而不在下之人不罹於岸獄不可得也陳奐曰傳云上為亂政以  
經乘危啄粟云在下之治終不可得也探下文填寫岸獄而  
云深曰傳云馬端后曰亦乘危之竊脂部位俗語之言在岸  
曲舍肉好盜脂亦有因名之淮南說林訓馬不食脂乘危不啄粟  
水產也是以竊脂為竊脂之有蓋漢人相傳之舊說孔說亦  
左傳統以竊脂為淺白色与夏危竊元秋危竊藍冬危竊  
黃棘危竊丹为一類却音凶尔雅正義駁之云按孔說是也  
此將脂者正色白也竊脂為淺白色物馬說与陸佃埤雅說同  
毛義言此以率場啄粟喻亂不取其竊脂膏也幾於下句  
訓教為生故竊脂膏也說以便其不能自活之說耳其傳義  
向不相涉疏竟同之誤甚



我我填之宜若宜獄據案出下自何能教傳填畫只存也  
第之仍曰且自任教生也何能教我亦畫其財之人何有以  
獄事望可以自教但持案以下求其勝負任何能生案  
案案誤也我我填之宜二句當屬上讀之或之罪罪者多也據  
案案出下由待人自之若若獄中少我之在下之人也案之特也刑  
當其罪之罪宜承上之既為免改不守法度每下之人之皆教  
之可教刑我畫皆當若夫及其其罪於若獄中案蓋思或也  
之見上之亂皆尤而致及罪於法罪非陶融之在為罪不容  
誅改則不由在下故傳之上為免改而罪下之罪不可得矣  
故而其據物事案也若之曰上失其道我教之矣為得其情則  
無於而勿喜與之罪任之無罪因據案出下二句蓋待人自  
之罪亦免初之罪也自用也教善也與上式教似之之教同之界  
罪之甚也據案出下問我用何道而能之善乎下之罪且若戰  
罪蓋即迷下之問告以自善之道也若之罪則是以罪於法  
獄案何能據案以下乎

壬辰十二月十七日讀詩至此是日立春



小弁 癸巳新春廿六日

弁彼鷺斯歸飛揚之傳身也弁樂也鷺鳥早居早居雅鳥也據  
據厚貌也弁樂乎彼雅鳥也官立野甚飽厚刑而歸提之  
興者有凡人父子兄弟之官庭相與飲食之雅鳥也樂傷今太  
子猶不覺下賞刑教為善故此義以雅鳥也官為悅非經方也  
興者以雅鳥之得刑有人子皆有而為也此篇前六章皆言所  
而受之之何能之彼舟流不知所屆即言子之官人量所為其



後二章 退序

之尤著明矣有所為則樂也所為則憂下句或我亦承反正為明一為大方

或莫不教我昭于羅傳為王取申女生太子宜曰答又說褒如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答將殺之贊公教養于曰羅受也天下之人皆為太子相養者我太子昭不也曰以憂也某養我非也教善于於也或莫不善有所為而樂也我昭于羅母所為而憂也車攻疏語毛堂利于為曰者此疏又依贊說何也傳云放宜答將殺之明我者我宜答也為內皆同疏於下句云其傳云我心為憂矣知生為之何乎得其傳心真非是

辨之周道猶為茂草傳辨之周易也周道今乃家而為茂草一言之步不可也禮記檀弓申生曰天下豈有堂父之國卦五何行也之意也此同

維桑与梓必恭敬也傳文之所指已為不敬不恭敬疏為人女之所指者維桑与梓見之必加恭敬也况女身乎國嘗恭敬之矣葉疏說此如此也河水傳水始有所朝宗語意正同但順經文增一為字則其外之意則令人思而得之也時褒如之後必有言太子不敬已為撥修之數若故之文之所指已為不敬不恭敬况父之所立為后者乎難顯言之也假桑梓為喻尔

麻曠匪文麻依匪母不屬于毛不懼于裏傳毛在外陽以文裏在內陰以毛母象以此之人母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若母不依持



其母以長女者今我獨不得父也實之氣乎獨不愛母之胞胞子  
何曾曾思於我案此豈誤也經云麻瞻匪女二句屬上讀不屬  
于毛二句屬下讀云父之所指已為恭敬况復如乎復如既為  
后中為我之母何者我麻瞻匪女則亦麻依匪母也禮記檀弓  
子思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以  
此準之由后况照太子義曰以復如為母孫疏以為母所復如其  
說亦可易矣孔疏駁之謂是太子乃敬是王不以為子故又云我為  
不屬于父不離于母則王之生我之也安在子下傳刊后為時禮今時  
也生存也為不屬離于父母則今時之天下豈有所存也斯家人  
母所為之意自當截此句連讀遂致經文破裂不可尋也  
矣下等以石為六物之吉凶占傳刊時之義迥別疏竟混而因之

一何園莽

荒彼柳斯鳴蜩嘒嘒之有權者則荏苒得之管云柳木等感則  
多蟬淵深而旁生荏苒之夫者之旁豈可不有荏苒哉再小  
如此云蟬第皆得所也亦雅惟其嘒嘒羅禍毒也郭注其蟬鳴  
自乃仍已失所遺後賦也案際曰存任言管說說說范反特亦傳  
同是也三豕辨如此

庶彰之豈維是彼之借彼之舒歌詠庶之太好走其是彼之借也  
管云庶之豈走其勢宜疾而走之彼之於舒留其意也案此豈

謹也借之彼之舒歌者詠庶之是舒而不拘牽曲也詠其乃舒後也

詠即申之云詠庶之豈走其是彼之於舒也明是之舒正見其存之在審時舒其豈走傳

於夫馬瑞名曰說文越一曰見玉篇越之庶走也又曰見之庶雅

釋文彼本又作致  
漢書東方朔傳  
致之脈善緣登  
淮南子高注致  
行如又



越之行也又通作越字林坡之刑行兒是彼之實連行之兒尔雅

唐其逐逐說文逐也維是彼之蓋之唐其逐逐其逐見前有庶別形行以

其行彼之與子存其非矣下句可維其其雌音九是陳

求其友聲之之也維也維以把匹之也非

解之彼壞木在周量枝信壞壞也信傷病也蓋云太子放逐而高

生子形肉傷病之木內有瘡故量枝也葉等義也此喻太子

量枝黨也陸奧曰僖九年左傳秦伯信御荀曰公子雅時對曰

臣聞三人成黨以此義也

相彼投兔者或先之身云投擄也視彼人將擄兔者有先政走

之者葉板兔与死人對舉則謂來投之兔耳朱傳曰相彼被逐

而投人之兔也或有哀其窮而脫之者實勝等說

此或擄之義云擄亦擄也此擄之者謂受而乃之葉等義也

陳奧曰擄在卷也

不舒完之義云完謀也王不受太子故曰諛之則放之不舒謀也

葉等義也陸奧曰完也云完完後而完治之也

伐木持斧折薪地矣伐木者持其斲折薪者隨其理等云

持其斲者不斲長路之地謂觀其理也若隨其理者不斲長路

之也今王之遇太子不斲伐木折薪也葉等義也此以伐木折薪

喻察後也伐木者為持其斲折薪者為隨其理君子之能之高

不斲其斲末也審其道理乎承上舒完之之經文自以葉以折木

喻太子也

喻太子也

喻太子也



余彼有罪予之佗矣佗佗加也等之予我也余彼如说之罪而  
妄加余太子某上意以褒拟为母别有罪必以括褒如盖当时  
小必有罪州褒拟而进佗之者其印番架鞭槊之属欲胡承  
日说又佗何也甚加者佗之本我方之所以驽马索駝我物者  
说之自佗之说之贺儀禮士丧程注之贺如贺之为加狂佗之  
加矣将文佗上贺反不佗正新乃说他人而以罪往加过矣  
行疏曰佗

莫高西山莫凌西泉传凌深也莫高西高矣人望其歎泉深矣  
人入其渊以之入望所不至雖逃避之狂有默存者焉案等第  
非也此<sup>常说</sup>人情之<sup>危</sup>深也山高乘而折<sup>其高乃量形别</sup>其高上迹中事泉莫高  
之迹也泉深是以陷人而说人为陷其深乃不别则莫深之迹

泉也其身之说则是任说未完分待注家以望数入渊是成其  
意况胡凌莫之所说矣

君子量易由之耳属于垣等云由用也王望轻用说人之言人将  
有原身于原而说之者知王有所文之知王心不正也案等家  
非也此与折篇等易由之云同之君不可轻用其言也陈奂曰此  
说乃成出之言慎用其言不可易出诸口将有说人原身于  
垣等之观何也之言中废病之意之言或以为用说之然非其说  
良是但说之斥废病之意之言则说<sup>误</sup>于东莱引李德裕德宗  
之说也<sup>非</sup>说也此<sup>非</sup>王望慎其说也<sup>非</sup>说下句可见

昔逝我梁等爱我尚等云逝之也之人果若人尚此等有盗鱼之  
罪以之褒拟淫色来娶于王也王我太子母子之此案等我以此











三其如隆未必見位但曰教之區宮之則已為元萌也稽數函  
定也五字為白蓋以數字釋經之說以訓語為教如向來皆誤解  
曰蕭言之為之初生後人披緣事犯自入畫曰宮其後言  
有涉也其言方勝是矣刊說為畫未解傳意

象之又生君子信後義云君子斥在位者也左位者信後人之  
云是後象之所生蓋此象誤也君子斥此王也後語之表相  
者王教之區宮之終則信受之以其究生有涉故云初生又  
生不謂異人也郭言以初生為王受後又生為君臣信後義  
然下白云君子為怒君子為知是正象之權惟在位者操之王  
不與同初下象以怒為責後人認為福賢者在惟避涉曰作威  
作福既臣所宜與王初生象之與不相顧矣

君子屬盟義是用長信凡國有難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象云  
屬教也盟之所以教者由世衰象多相背違象象我如也經  
云屬盟適以長亮印擅于般人作誓而武昭時周人作會而武  
昭經之新桓十二年左傳公與平宗齊秋公及宋之盟于白陸  
二年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宓又會于龜宋之魯平故也  
郭伯會于武文遂帥師而伐宋戰于宋之信也君子曰為信不  
信盟也蓋如印引以信杜信無信故數盟數盟則信疏情  
疏則情結故云長亮又案二十九年信都大夫盟于伯有氏  
禘謀曰是盟其與集以信云君子屬盟象是用長今是  
長亮之道也福未教也是任意奉之世所以亮者由於屬盟  
象之信盟之所以教者由世衰象多相背違矣







曾說与下意亦相承

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傳卷力也豈云之乎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之也此人為亂作階之受由之來也案豈義此也豈勇而豈為亂階之其為亂較有力勇者為甚也下既繼且魁之句承豈卷豈勇之句印左傳彼其後短而心甚長之云為狂將多二句承職為亂階之句有疾而豈勇也其毒乃必以之其或者為謀之人其多乎果尔必同居之法集何也其疾之之何諸家能皆未的

何人斯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所士而儲蘇公為蘇公作是詩而絕之也疏以經句絕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句云伊誰之

維暴云云亦非絕之云但解何人之云云已以為暴公之所之是暴公之語已事孰其所政將以句是絕之詞也經八章皆云暴公之位雖其後已而未察故作詩以之亦不與之相絕雖者未絕則不絕者絕可知雖暴公之位察極其情然與之絕則暴公絕矣故序者云刺暴公而絕之也案以疏曲附說非序旨也序云刺暴公何人即暴公云作是詩以絕之也八章皆絕暴公之詞也少為傳語簡賅不以此章傳祇病也推之則聖者之來於暴公來而名見已中前四章所云逝或早逝或陳是也蓋暴公語蘇公之後自慙而与之相避故前六章皆從暴公來而名見一事反覆推究以已之獲譴由暴公語之七年別述暴公自悔之詞八章又明已知其反側皆所以絕之也若與疏



之說則全篇皆於暴之侶之詞是不以斥暴之矣而首章以云  
惟暴之云不誠以歐陽所論其本暴者指名而刺之何似迂回以刺  
其因位中亦不斥其姓名字雖有序而所得義疏而晦此數是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聖胡折我梁不入我門豈亦孔甚能難遊之  
如梁魚果也至蘇國之門外彼何人手治之暴公俱見推王若  
如其持心甚難知之其性堅固以不妄也暴公諧已之時言  
之乎今過我國何故逃之我果而久見我乎終其占之而索  
察斥其姓名為太切故言何人索養弟也律禮不知何人斥  
暴公也不難何人不難暴公之謂也故假為不知惟何之詞言彼惟我  
者有不知惟何之人其心甚難知矣何故之我果而不我門也非女諧  
我而過我乎都誤解之入從行句故以何人為暴之之侶遂致異

解錯出矣諸家惟歐陽奉義以何人斥暴公不誤

伊維云臣惟暴之之侍之之也伊維我者是之臣惟生子乃  
暴公之所之也由已情而奉之以何何人之之暴公等僕也此云  
王惟暴之之之是臣也上句為不知何人之詞故以特從明之之語我  
者不知何人矣今王惟誰之之是臣也王惟暴之之之耳以暴之  
惟我為惟乎此說之暴之下字後之何人者順音律之文之見於人忠厚之矣

二人從乃誰為此禍伊維我者是之禍伊維我之禍  
王惟作我是禍乎案此身後也按下章伯氏吹壘仲氏吹篳則  
二人即蘇之語暴公之也之我二人從王而乃誰為此禍我之禍

手之誰者以已身之也惟者更豈他人也其等之說則暴公  
占其位隨乃之云誰為此禍是不知暴公之與其位誰已矣而乃







西風之起天又云南風之起凱風東風之起北風之起  
西風之起天又云南風之起凱風東風之起北風之起  
上異於凱風位風也石之東西去又石備之凱風以省說之  
之實起胡不自北胡不自南皆其言之也胡也胡也胡也  
我乃其人不來見已往來人是不平身但何指人之胡  
不自北之句新說難通

事者之來云何其時箋云時病也一者之來見我於此何病  
也案箋義非也卷年云何呼矣傳則呼也箋云此任信與彼  
同云當刊時為夏呼時字異義同云之也  
其言風何自來使我不來而己來者承上述果云謂其來時我心  
其言也胡承瑞曰事者之來云何其時箋云時病也一者之來見我於此何病  
也案箋義非也卷年云何呼矣傳則呼也箋云此任信與彼  
同云當刊時為夏呼時字異義同云之也

篇云一經乃如漢書曹參傳乃者至使傳只臣云乃者謂其  
也其說走也又云自蘇之之來云當是來見蘇之之說疏  
謂自以來而來見王之說  
吾雖知如箋云吾不通也案箋義非也  
經傳之否者皆承上文而反之此否  
心不說易也難知也君之之心難知也乃年孔知之意非也

說用女心難知也箋云君之與我之否後雖云心非釋女否方九反  
一云新符部反是前讀否否否泰  
乃自否解義之詞非經之否也  
事者之來俾我祇也傳祇病也箋云祇也一者之來見我之則  
知之是使我心安也案箋義非也  
此亦來者  
又來而不見我也胡後箋云上者是言其過從之時此者是言  
故使我憂極而病  
其行反之時其說最諦但據是而果也陳  
正言反時此  
正言反時此



此分承果陈为山失耳

与彼

病则字亦常作底释文云新支反若正是底音今作祇者疑

郑政之也

伯氏吹埙仲氏吹篪传土曰埙竹曰篪等之伯仲喻兄弟

也我与女思以兄弟其相庭和凡埙篪以之但信为王臣宜

相親之反果郑以之为蘇之说何人之词故疏云云我与女何人其

思之考以伯仲之为兄弟其情去之考凡埙篪之相庭和亦考

有思思也疏不辨果之而释何人既与序不合且此考之不辨長

忽下章乃云以拒反例经文亦不顺今以上下章求之此章宜

逐果之抵拒之词也果之考今释我後女手我与女同事王

朝思以兄弟其相庭和为埙之与篪也王肅云我与女同案

長幼之宜以埙篪之相和其素道以我蘇之是之不得

与蘇之果之公尔

与苏同指何人亦疏所云也但求之之

为果之考也

及尔以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祖尔弗斯

而我不知且共出此三物以祖尔以此事为其情之難知已又不

以長怨故故之以此三物其非也其貫諒埙篪之庭和亦貫

即樂紀念之其貫諒之意果之考我之與女相庭和亦埙篪之

貫諒亦有不諧我心誠信於此而女信我後女是不我知也我

得去三物以尔祖盟以自尔不說女耳斯词也此果之說词以

下章所說反例是也

下章所說反例是也



新矣

有醜面目視人因拒借醜始也等之始始有面目女乃人也人  
相視且有拒時終必与女相見某等義以也視古不字拒中  
也云假女为鬼賊別誠不可得女之情矣今女固始始有面目  
亦人以因中拒曰我不見子因暴公之說詞而家之故云然庶  
等為視或不堪奉瞻視字而後之古不字比實古不字矣而  
等更以相視為云強骨失之

作此好歌以拒反例借反例不正直也等云反例輾轉也作八等  
之款亦女之情也之情反例拒於也如某等例中統承上義  
以拒辭之而又為說詞拒拒相親愛  
洪範曰善反無例王道正直即他義所本後漢書光武曰今

反例子自安用此詩也對以八等皆蘇公難何人之說亦不正直  
之說而石以故李閑雖居終反例為例失之遠矣

卷伯

卷伯刺也寺人傷於後如作是詩也等卷伯也卷官寺人肉

少官也卷官工士の人當言后之命於宮中為近如說之卷伯也寺

人之假相近後人謂寺人寺人又仿其將及卷伯故以名為某

等說誤也序之寺人即卷伯名也之意見此篇名卷伯者即經

所謂寺人也凡篇名於經不見序皆釋其義或兩重正及酌費

般桓之等皆是也卷伯之非篇中所有故言寺人以似之寺人而

曰卷伯者伯長也車如傳寺人內山臣也周禮天官內山臣卷上士

甲人其原有爵人寺人內監之等是為卷官之長故稱卷伯



如去非周禮之寺人者釋文寺人字又云侍是毛本作侍人字

新寺人之在周禮文云寺人者或作侍字可證鄭以釋周禮

寺人之說如改為寺人字於其後曰說別字本末未詳其指老

伯山經曰凡君子之與民也不見末字以衆生位格之此指老伯之說固不詳未詳老伯之說

也胡俊箋引後漢書孔融傳駿後肉刑儀曰竟為老伯語為

老伯被讒作詩之語可中確據足以箋誤。疏以經中老伯之字

而在而曰老伯故序解曰云老伯者官之為人為此官如官下

有考術字宜本寺老伯者官四字於理是也以此考為不詳

之案孔氏是也今本序下母此四字而箋乃云老伯者官寺人向小

臣也正係保序有老伯四字官者誤入箋又以云考術寺人字通

至而可讀陳原源曰箋文內小臣解老伯非解寺人也不應云寺人

內小臣下文云者復不應上文先云者復則云箋文宜當云老

伯而小臣也中間者復寺人之字皆衍文說家所晰考據以訂正釋

文者伯者復本或將此位為序文者今本道也注其因非其

非其也將此位為序文者今本道也注其因非其

指其增補此是胡俊箋之說也

其大甚者箋云大甚者說使已以重罪也其大甚者此也大甚即承

上無義之說組織以成其也而就俗人者言不就已以罪之

時考修考成是南其信考大款南其之星也後之字是必有

因也其人自詔解辟極之不審也等之其星時於睡狹而書廣

今後人之因寺人之近極而成之其罪極因其星之時而後大

之案案義將也傳云修之字是者有因也者謂因中求成未詳

其案名但其星睡狹而書廣有修之形人因修之南其其指云成是南其

修之



于由人成之也。与上条具锦为人所成，正是一例。星亦非其人，因其形似而

成此南其平有说人，主和事，亦甚大矣。其心亦非，而亦非其心。

因我亦不推而说成，中朱林，故曰存怪，之不畜矣。且等流，别是

以号号为其，睡已大，修号为其，益大殊，明存怪之身。

谁通与谋，身之通，往也。谁往，就为谋，多怪，其之多，且巧，星等

我非也。通也。谁通与谋，非之谁，与主谋，去人，证例，平，释文，通

必字，王徐，皆都，历反，毛，我，号，与，王，徐，同。

慎尔之也，说尔不信，等云，慎，戒也。戒必为，说之，王，将，说，女，不信，而

不受，以其，戒，老，忘，其，不，戒，也。累，其，等，是，也。此，之，尔，下，之，女，由，寺

人，尔，之，女，也。说，寺，人，戒，说，人，之，说，云，自，相，计，说，唯，恐，不，成，下，条

说，之，说，人，相，戒，是，说，人，自，相，尔，女，夫，说，其，心。

星，尔，受，说，其，女，通，说，通，之，等，云，说，之，说，也。王，詹，亦，是，将，不

受，女，之，子，已，说，之，将，说，说，女，某，等，说，非，也。论，说，说，居，下，说，而，说

上，者，是，说，者，由，下，说，上，之，名，王，说，说，人，说，宜，以，说，说，说，且，说，若，说

上，受，字，之，说，说，说，说，女，而，不，受，也。都，说，为，说，与，上，向，不，属，说

杨，国，之，说，说，于，说，丘，说，杨，国，之，说，说，加，说，说，丘，之，名，等，云，说，之，说

说，之，说，说，说，先，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此，说，与，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于，说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竟以一徑通兩家之驛驛耶

此是文字直接可  
道行也由揚國而仍也

寺人孟子作也此詩凡有君子取而能之傳寺人而曰孟子若罪已之

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蓋云寺人王正內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

為此詩則使眾在位者慎而勿之况云寺人後自著孟子若

自傷將多此官也蓋此等之儀有二作寺人序即老仙耳

其字亦作付案周禮正是內也臣非寺人也鄭氏按周禮之

寺人為說別考君上編按老仙然經云凡有君子何知不知他官而必為老

仙乎且老仙上士耳上儀云諛人非德大臣也且曰謂之大臣是其在

相之大臣又与將及老仙之說世涉一篇之中而後來遂以此保解經

序之誤一也傳寺人而曰孟子若釋寺人孟子曰其語已了下云眾

已云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自原其作詩之由非釋稱孟子之言與

謂當是相傳古說以正是也鄭氏云既云寺人後自著孟子若

自仿得之此實是以罪之踐刑為特著孟子之由矣此連續傳

之誤二也。校勘記曰釋文云作為此詩一本云作為作詩考正義

本是一作為作詩与一本同正義云起發為人之更諛而作老

仙之詩服經文作為作詩四字次敘而說之極為明晰此二本之

異在第三字正義是作釋文是此不同耳按正義本等並有

作起也作為也二訓以經有二作字而多釋之也正義又云字本云

作為此詩又字本等皆有作起也作為也二訓自与經相表非也

而謂表者經字既是以矣不復有二作而等訓有之是其表也

正義之意按其等有二訓僅其經此一作之失耳不似不字

有二訓也今本皆但有作起也一訓必是因其經与注相表而

又信云作此詩也  
作為此訓作不必  
訓作為起陳疏引  
作為楚官作為楚  
官為禮是也



通而多之合併者不知檢照又今正義與經位相表是其轉  
轉之失也考文古本作起如下有為作也三字宋正義而不  
其每乃誤例之此例案以考正義本經皆作作為作詩箋  
皆作之起也作為如其說可謂詳盡然此乃孔本之誤也宋  
經作比不誤箋者兩例之誤但下句皆作為作也宋本誤例  
自讀本不存蓋因律本之義後改經之此為作以就其箋則其  
誤遂不可解尋箋之意正以作為連文則作不皆例為故云作起  
也作既刊規則於作詩之意不似故後刊為之作是箋正者云  
作起也為作也三將經作為二字故下句云孟子起而為此詩承  
兩例而格言之此詩即照經比詩之文也且其部本經作之為作詩  
箋皆云孟子起而作詩不後之此詩矣考文古本作起下有

為作也三字者是也皆據以訂正



毛詩箋疏辨異卷二十

歷城李若愚撰



小雅 谷風之什

谷風 二月十五

習之谷風雅風及雨信無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安去習之和禱  
之歎去風信之谷風無者風而有雨則潤澤以喻朋友同志則  
思安成業安義非也此取風雨為喻不取谷風長養也抑谷風信  
云陰陽和而谷風云以取東風為喻之義此信但云風雨相感以  
不取東風為喻之義作者之意各有殊不得強同信之相須者對  
下信相棄之此詩蓋朋友已遠而已將安安故為中云云字  
遠思怨為之遠者而忘字者所信相棄也即漢書霍之一錢



一貴乃見交態一賤交情乃見之云遠者能吸引富者所  
謂相須也伊侯書之陽釋禍負禹彈冠之云世事之不以道  
德之節於末季大德誤以為道德故以義之朋友同志則恩愛  
成別是一行非相須之義也

習之谷風維風及頽傳頽風之焚輪者如風葉相扶而上喻  
朋友相須而成累也釋相須之象甚明燻確釋天云焚輪謂之

頽郭注曰暴風從上下扶提謂之燻郭注暴風從上下李也說  
矣昭同是頽者風從上下者如頽從上下不能自上也使谷風迴旋

乃相扶而上有以已之窮困不能自建必俟朋友援引乃相扶  
而相須也疏注之極曉暢也郭注以燻釋頽矣陳氏

稽古編以頽其誤也乃初焚輪亦自下而上說陳氏傳疏又以風葉  
相扶而上二語乃變於頽入傳皆非也

習之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傳崔嵬山巖也雖  
盛夏美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美枝者身之此三葉風

生長之風也山巖之上草木皆及之然而盛夏美物之時草  
木枝葉皆有美焉若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而亦能不時有

小似乎累美况復如此連設二喻各自為義不相屬也習之谷風  
維山崔嵬之谷風能及山巖喻遠者所愛之高也甘草不死

豈不美矣之草木豈時不有死美去喻已所遇之字如傳之感  
夏者美不常死美之時以喻之則秋冬不知見陸值可仕進之

時人為有困窮者如等併の白而釋之釋與事合支離殊非經  
旨胡承珙曰

百傳并其豈有不死葉美枝者豈作豈不有死葉美枝者豈







而通云为累取者判之使富分贫众恒宜其策等况推也

序自是判之体自是孝子不使其累不必为中者判之推也

得并卦之羸其瓶扬旌酒箴以鸡夷朝瓶柳子原瓶赋也

瓶朝鸡夷是并汲水也周礼人牲用大罍别盛也

司尊彝祠禴尝絜皆有罍及若平酌彼金罍则皆盛酒也

小者子罍大者父母并汲水以注罍罍于子之罍父母并登焉

别指罍盛水者

则罍出也所注为罍之取形于字因别始视之也者如其说取

详毛诗皆然昭二十九年左传引竹乃云之字之不再言之取也彼

自然非非经中我笑自以并喻首言罍步更有言众不克不

取云美臣疏说以为罍罍者之取尤为添改

鲜民之生少死之久矣侍鲜之易也曼云此言供养日寡矣

而我者不得终若恒之言也案曼云非也侍言鲜言也者陈

鸿雁传信表曰之具因之表父母者六曰之具探下父母父母母为说也

特月其徐璈曰鲜民即孟子勇而望父曰孤也又周颂猗之在

收操之孤特之鲜云其说是也案说常作常来我生佳表

之句生为一生之我下句死字不属且下句之父母母以水

祝生而恒供之者中亦其

拊我高我曼云高起也案胡此曼改高为幅也胡承珙曰曼

自是读高为幅说文幅起也

例高曼也

出入腹我侍腹厚也曼云腹怀抱也案曼云非也以上六句顺

长身之时之生我鞠我之生之恒也拊我高我之恒提也长

我育我之长也我出入腹我出入腹我出入腹我出入腹我

立而父母恒其出入之时破之及之而益厚之盖恐其出入之

不

此间有一條補遺

此句用...  
此句用...  
此句用...



謹致生疾病於父母惟其疾之憂去出入視子之出入安以康  
父母宜其與傳黃也

此報之德昊天罔極等云之類是也我於報父母是德昊天  
乎我心曾極樂此樂與與何人斯我同極中也哉國有柳傳

皆以罔極為母中以此告於王鳳引之曰於報之德昊天罔極云  
我方於報是德而昊天罔極障此鞠凶使我不得終善也昊天

罔極之昊天不備昊天不惠朱子所引也而罔極而罔極之天  
如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悲慕義之不報痛昊天之恩

以詩人之是矣其說也陳疏謂昊天作之非是  
南山烈之烈風者之傳烈之烈至難也者之在顏夏之與人自若

見後視南山則烈之烈烈風者之在寒且夜也樂等義也  
此蓋喻王政之暴虐也特多以南山喻曰若般其雷而南

山皆是其暴烈風者則者之雷風之正同者皆暴虐之有  
以亦者於不烈行後而德也傳云烈之烈至難共胡承洪曰義

此乃難難寫道難之難以烈之為險阻之狀是也爰以烈之為  
寒之狀

或莫不報我將何害等云教善也之或皆得善其父母我  
得何於親此寒者之之善樂等義我非也教善也以此與之并

聖曰自或莫不報我將何害等云我將何中此實事也父母  
也下下等我將何中此實事也

補 慕我刺也之也或人若若孝子不得終善尔等不得終善者二  
親病亡之時之在彼所不得見也樂等義蓋以此為皆迷孝子



非謂

生後所到首年等云雖在彼中心不精後其事三年等云

供養口實矣焉不可終養五年等云成人自苦見彼又云我將

非謂

何故視此寒暑若一善皆以在彼所為云自也今以徑出別衛恤入

別席至之文推通篇皆迷焉後情事不可及矣所云也

其父何怙也母何恃也出別衛恤入別席至等云恤至席也

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之始以為不可斯頃也出門別且而

下受入門又不見出入量可至其家以養也後所為也故實

解也實以孝子之心之非真也父母如於時未得也已歟憂病

也耳身上下等文可見其云出門入門若或授軍內之云不

謂已為至家也疏云作詩之口已反於家故之出入之事入門量見

又似非強是已矣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免慨焉之廊有詩

新言是也序之不曰  
終養必是親養也然  
任事於彼事也何年  
及二親已止則量可の  
是亦不害更云不曰故の  
此曲也

實為甚也此正可為名義非鄭旨也

大東

大東判為也東國困於彼而傷於射諱大夫作是詩以告病

為疏此經文及傳義皆判賦敘重數也然力役之事業此疏

附箋為說非序言也二年他字行彼國乃此律既來使我

皆夜是困於彼之事也序中按以由之等漢中周乃列位

律來由律律而周更宜其力役而不曰也平康也諱大夫

詩而別於雅者以詩刺周此刺諱也也至之時歸金幣及於

諸侯列國之臣不美刺其君而美刺天子正去序所行令天下

之事在四方之風去非雅而周人之作不及於天下也

風采能十篇是也云不子為一國雅列邦之作也為雅也



漸之在何草不黃等

為是也疏注譯國芳後西人後逸是有彼此故及辨之明  
谷風序言天下俗尚慕華序言其人皆苦  
蓋此列國之詩格此東國身例也

有儀儀然有抑棘也儀與也儀滿盈貌殆熟也謂黍稷也

抑長歎也所以我身實棘志心也箋云殆者如也主人所政

之德也凡儀儀儀以其齊等為之字徑之數陳與者喻古者

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矣實我似也伐檀傳熟也白然也皆

明非短喪儀之殆也然也所誤甚廣而指言黍稷去前經益

殆之義與者有儀於滿者益中之殆也必有抑於長去我身

實也也七事取相稱喻賦後於此既多於彼之不宣少不為偏故

下句之為極也夫也借例於與義不之者多於正義見之下傳責賦

平均實罰不偏實道以與義夫等以為待客之禮是似陳古

刺今物與之有之乎疏以毛鄭量別深甚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箋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

履行之其為砥矢之平小人也皆視之共之也然案等義非也

馬瑞辰曰所履所視皆指周道不亦舉義者胡承詒曰韓詩外傳云周道

砥砥其直也夫之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之其明也占毛義

合義以君子所履亦有儀二句小人所視高承詒云而以毛

言二說得之

瞻之履之等云之我如案陳奐曰瞻之荀子作眷有後漢

書作瞻之有於三言皆注刊是也

糾之為履可以履霜他之字以彼周以信能之猶以歎公字譯

公字如箋之周以周之列位也之時時貨盡雅之子衣履不能順



时乃夏之膏燠今之履霜送转钟 因见使以周之列位者  
而数帛有之 雖困之於石曰 某等亦如也 以膏燠所  
以履霜前之 亦可以以彼也 卷平信之 周之列位也 庶焉  
信之 周之 以道也 此 周之 道也 与彼二说不同也  
不为信也 信之 他 猶以 敬則 其義已 既不及 後 解 義 亦 卷 耳  
傳 則 此 乃 操 生 特 俾 者 帛 之 說 皆 以 經 所 有

既往既來使我心疾 幾之既盡 疾之病也 云 譯人自意 錫鐘  
遠而往 周人別宜 畫文之 曾量反 帛 後 禮 之 意 是 使 我 心  
傷 之 病 也 某 等 亦 如 也 上 信 他 之 猶 以 敬 中 操 以 經 為 說 則 往  
來 即 禮 也 子 往 來 於 周 道 尔 我 大 夫 自 我 也 譯 士 去 見 其 公 子  
困於力 彼 數 之 往 來 故 心 以 為 病 經 文 自 不 煩 贅 解

新是獲新者可 我之志我憚人 以可息也 信我之乎 云 也 義 云  
新是獲新者 折是獲新也 為庶幾也 庶幾折是獲新也  
我而為者 以為家用 我若人 以可休息 善之 以待國事 業  
等義也 為者 也 信之 我之 乎 意 者 之 人 於 所 列 之 新 者 我 於 云  
而不死 其浸濕 况於此 若人 既不死 其休息 乎 大明 文 王 初 我 信  
我 後 也 此 我 之 考 刊 後 禮 以 云 後 之 也 節 不 怪 其 義 乃 經 我  
也 為 也 其 義 我 矣 信 之 我 經 我 乎 意 者 作 我 乎 車 仍 派 於 我  
說 耳

車人子職 勞不來 西人之子 祭之 衣服 周車人 律人 也 乘 勤 也  
車人 亦 服 鮮 潔 而 途 隊 車 上 以 飾 甚 也 自 此 車 以 下 之 周 之 道



乘其不至改偏則之眾官廢職是而己某等說誤也序云  
困於後而傷於財也之於後則首事為格訂二年他之字三年  
表我憚人是困於後也五年以下皆傷於財也此年在其間  
為人職勞是之己之困於後更人皆富是形己之傷於財也  
承上起下之關鍵 事在本極分以前誤以天漢以下皆之眾官  
職廢遂改後三年与序官味本集望涉又誤以二年三年專

以財貨賦斂為况並改前三年 辨由勞力得 辨傷於財之事序困於後三  
字 竟為廢語矣其云之困於後者前云以改偏及眾官職廢  
皆改言 之 困於後以求合於序判况之文字年不知困於後而傷於財  
正申判况之義序文上下自明不 必 辨於後之外更辨况也  
舟人之子然置是表侍舟人舟楫之人然置是表之富也等云

舟當作周也當作求考相也如也周人之子也周世臣之子  
孫也生錢官使捕然置立其民完氏之職業等第非也舟  
人私人也西人之賤者 惟是 舟人入周之境則舟人已富矣入  
周之朝則私人是用矣 賤者皆富此正与上重公之往來相况 舟人入周之朝則私人是用矣 舟人入周之朝則私人是用矣

醉於酒或不以將求即有烟不均之事此等之說則上句案之衣服  
方之其鮮感以也求然置更悔其貧賦語之意不倫矣  
朝之佩璫不以其長侍箱之玉貌璫璫也等云佩璫者以璫玉  
為佩之之類之於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後美其佩而云  
其德刺其素然某等亦也按上句或疎於酒或不以將求則  
此等語或佩朝之璫玉或不以其佩之長正与上句一例皆以  
貧富相形耳 朝刊云舉之類刺素也也之佩之金也







近时诸家皆不注之竊所未喻。疏何曾有用乎下言作  
部唯以襄为果特同传籍之玉瑞也正我曰云之今本作部  
唯云佩璫亦是玉也故籍之为玉款祀服不可读李黼平按  
此注传籍之玉款璫瑞也七字是篆法误入传误矣  
亦有啓以西者長康傳曰旦出也星為啓明日既入也星  
為長康某陳兵曰旦出也言作且正我已誤嘗注小篆本  
訂正是也胡馬之家曰

有振天章我施之傳振章款畢所掩兔也何嘗見其  
可用乎篆之祭羔有畢去所以助我身矣今天畢則施於以  
列而已某篆義此也經取掩兔之畢去之以兔豈可助我供  
信角今但施之以列何嘗可用以掩兔乎部必易之去蓋取

就其衆實職廢之說耳孫毓以篆為長所注不揣其本去  
如傳之何嘗見其可用乎蓋按經之諸星之義以陽奉象  
曰天雅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雅有牽牛不能為我駕  
車而輸物雅有啓以長康不能助日為畫俾我嘗作雅有  
天章不能為我掩捕鳥獸雅有箕不能為我以殿揚糠粃雅  
有斗不能為我挹酌酒漿其云言我譚人困於供信其取  
噴於地若皆已竭焉取於天又不可得也又云箕斗非注不可  
用而已其張其舌反美有所噬斗西其柄反美有所挹取於  
东也是皆怨所之詞也深得序傳之旨朱傳古記案傳皆從  
之又胡承洪曰章朱維南有箕我禽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  
指印承上句申明所以不可之去故傳云禽合也蓋箕其舌飛



張而不可以般揚則必合其香而已斗之把物必平其柄乃  
能有所感美焉揚其柄則斗魁且傾側而亦焉故不可把  
酒漿之佳揚其柄而已此命禮傳義尤為微玉較歐說為  
勝胡又按律詩外傳引禮南有箕不可把般揚維北有斗不  
可以把酒漿云有位量其事也此禮家官職廢之義此則  
義義正用律說可

四月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者甚而往矣義云  
徂往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把其暑者與人為之亦有泚水  
一朝一夕兼義義也心明之月初吉我維寒暑者讀之此  
同皆化時之詞也王肅曰詩人以夏四月行殺至六月暑往未得反

已闕一時三祭後當復闕二時也毛義云於呂氏曰律詩序  
作四月致征殺也又申論禮文篇四月之篇以殺過時作詩然則  
文十三年左傳杜注四月行殺踰時思為祭祀孔禁子記義  
篇孔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皆與王說合陳疏胡後義從  
之是也王鄭義與人為之毛以為化時者迥別孫毓以為與  
絕乎淫邪誤疏歷引王孫之說皆不之從乃云今使附之新說  
唯一祖字異耳何異掩耳盜鐘之智乎義訓祖為始若其立  
改組為祖也釋法祖也亦從疏引我祖在由說之誤  
先祖巫人胡寅思子義云巫也寅在曾也我先祖非人多則  
當知素難何為曾使我嘗此為世也某義義也諸家解  
之詳矣於禮古而謂先祖二字當讀云先祖乎我將巫人乎



馬通莊

陈疏读而為彼讀書人為人偶之人按之經文之皆未合王肅曰征  
彼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將以人乎王若何為忍不吾恤  
我使我不得修子道其說較穩固古者可以存評難之孔疏  
駁之非也

亂離瘼矣爰其適何侍經憂瘼病之適之也等云王爰曰也今  
以喪國將有憂病去去曰以禍其所以為年之憂病上福  
必自之為於亂業等第此也爰於也為福而祭其先祖  
也按下福之江漢以大夫是行彼南國歷者及秋未得福祭  
故自傷而為去衣之詞家傳曰連免離之病推何所適乃  
乎經今行彼未曰福是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云福於佑  
禔者也彼自為之非經本言都也行彼之說故可征用彼

義身陳疏胡後等此依王肅說而為適何仍用都我失之  
或莫不教我將何害等云教善也或莫不為善其父母老我  
將何故規以寒苦之實業新於此篇等解之說不宜遂以子  
朕為之云等云與我等合同或涉彼等而強予但經文同  
別哉三不乃有果不書都景也毛義嘗仍與蔡我同教  
善也或莫不為善也其先祖者我獨何故連免瘼病等云  
不乃也福祭

山有采丹采栗采梅等之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  
取其美實踐踐而宜之今名曰善哉喻上為賦叙富人財盡  
而弱民之受困今亦美善義也上信之丹草也自不乃也  
梅之但經石之取栗梅而踐踐其草一節是日申之乎此經



無人事直云山有系丹及梅葉耳下由乃及人害草木之事  
唐為殘賊莫公其尤傳唐狀也等云尤也也云在位者貪  
殘為賊之害也其以之也云云狀於三疏宜本廣州  
為大与部不同案傳告依宜本作唐大也今本唐狀也三字  
當在等云之下部不從毛故易傳刊曾去誤作狀因三刪  
等唐狀也三字遂致傳妄量別耳將從唐大也与傳義  
同將文作唐大也者為之素新也也大為殘賊莫公其  
尤仍不別草木之美云一皆肆其殘賊以人其多故其能  
知其也云也序所注在位貪殘是矣以是四句連讀以草  
木前或云賊草木之人喻在位差也語也部誤以上而謂事也  
前云句為正系判作兩截意也故生別解耳

下國構禍由在位貪  
殘所政以得之構  
禍之本以廉類  
在位者而云云

相彼泉水我清我濁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判  
清濁之為云為也一為草木蔓草也此則在位皆然也  
於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判清濁之為云為也  
為事判且与序來矣

我日構禍易云在教傳構成易述也等云構於合集也易之言  
何也穀也也云諸侯日作禍亂也何者可從能言與案等義以  
也我大夫自我也等句三我字同我日我之言我之時耳杜絕  
嗣我日義隆也此則其言我日我日則同我之時而構成下國之  
禍將述何時而云能言也乎即侯何之清人來我何之去信刊  
易為述其字也等句釋文也易言反是也今作易若部改

字耳



治之江漢南國之紀傳治之六水款其非是以經化一方義云江  
如漢也南國之六水紀理眾川使不雁漢南吳林之君能長  
理旁例以國使日其所葉義海地也判函之不能經化下國  
也夫夫蓋因南國構禍而後知彼柱江漢之間故舉一所以為  
喻云江漢之非乃三個化一方之水使之朝宗王為夫乃不能  
經化下國之使使之構禍也諸侯 聽命 序主下國即南國也 單以序下國指中國之言  
江漢也而此經之南國之紀則不在下國構禍之內  
是果非也是果非也身故非也吳林之君能長理小國中究中國之  
其意存其意存論說夷狄之有君不以諸夏之止也此陽奉而  
此謂此謂詩人幸甚下國之構禍豈可及稱吳林之倍叛之與否  
此謂此謂美之失是也於  
盡悴以仕齊吳我者等云二悴病仕事也今之盡病其志歲  
之內以兵殺之事使尋臣有土地者皆自保者若皆懼於危  
止如吳林楚舊名金鈔今周之政乃反不為葉義說漢也此大夫  
自傷之詞盡悴以仕齊北山盡悴事國之云有誤有也齊  
莫我者中當萬之吳我者之云云我行彼於南國報書  
悴以仕其如此諸使皆不訪王命為吳我者何許之說甚  
也等以仕為兵殺之事不為尋臣保者土地也後且經之所者下  
葉等之云云說

北山

涉彼北山言采其東祀等云云我也登山而采祀非可言之物喻  
已行彼不得其事葉等義非也符云祀者凡六將什子云云



我梅把信云木名也蓋柳房也曰杜集于芭把信云枸橙也杜  
杜南山有壽陸疏把信上信云知四月信後云枸橙也此信之把  
信上信云之蘇頌陸疏國經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柔堪食似  
海為甜菜是杞為可食之物豈以采杞之身行後之所見記  
時也云杜杜照同言詞也

借之士子個借之強壯顏士子有王事者出棠於俸此任下  
第借之同也士子已之身也二句今存皆言我亦晚操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第云不均大夫之使而書以  
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彼自若之詞棠棠薪也亦  
均之也此不為之也不為之也一則曰言大夫之不均為王臣多曰我  
獨賢勞也承上莫以王臣之義我自以王臣之引詩而曰此莫以王事

我獨賢勞也但濟賢才之非但云王臣已有賢才而自  
若自然非大臣之節夫在候知不地之數也

旅力方剛經營四方信旅衆也第云王臣此事衆之氣力方  
生季何乃勞若使之經營四方第第義非也衆力者能衆大  
夫之力也第云王臣之未老季以己之方壯季多壯則衆大夫  
之方剛亦有方剛自東可經營四方者矣曰為我獨賢勞也  
上大夫不均之云第解按秦撫夏民信以旅力為目力耳力  
手是力之數也非

世將大車

世將大車大夫悔將少人也第周大夫悔將少人此王之時小人衆多  
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諸害自悔少人之第按勘記曰此第賢



者下下字非部注也考下等云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此正  
義云云不堪其任愆負及已絕量及見諸害之事使有此  
注正義自不容不為之解其言量此注明甚且此正義云此  
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若有此注則部已明之賢者正義不待  
推作詩而後宜其賢者矣是正義本絕量此注也其說是  
矣但裁去此字則周大夫悔將小人既与序文復出此王  
時小人眾多注云未了却又取為此注必仍自出王以下  
二十四字蓋皆序文其周大夫悔將小人之字則誤衍耳  
此句 則將大車者  
將之事中此所與之注事也由此推之祇自塵子之自汚也  
及見諸害之注祇自疾于言自取病也而小人益之注皆與

毛義尚全先儒注序序乃毛以為之觀此与首序傳互相  
明其出於毛之序量難非後人所能也蓋部注以將大車喻進  
小人之祇自病也小人不任其職愆負及已其義絕異執此以解  
經則於傳意不可通矣疏不別為毛說誤甚

豈將大車祇自塵子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箋云將猶扶進也祇  
道也郵事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  
進舉小人之適自作受累故悔之案箋義非也將謂御車也傳  
云大車小人之所將也者極以大車喻小人也明之三人之所將  
人豈得与共將之耶序与小人之注事之義與此詩蓋大夫  
塵者與行人之物以喻諸君自塵中序及見諸害之

小人共事不見諸害而作所注郵夫不可与事君者也經之將  
大車自謂御車也小人事序之將小人之借經之將以云本与小人



臣事耳一兩字同而義自別豈必以經序一例故以扶進為  
說美於小人之不可扶進豈待自產自底而後知邪

世思百受祇自底兮傳底病也豈多言百受者眾小事之受也  
進舉小人使侍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眾小事由受

適自病也案受新水也百受者以小人語已之受也序所經序所經  
既多受侮不少之意自底者以人之病我之小人從事乃

自取病耳序自治伊感之意昨被潛信自悔與小人是也則  
別是回舉非其人已因獲罪冒昧甚矣烏得為賢底字

碩亭林從別拜說語嘗作底唐石經作二底乃注律武滅盡  
之例以約舉之自規是也故氏駁之恐未的

豈將大車維塵冥之豈三具之若教人目明令豈可見也程進

舉火之教傷已之功德案受新水也此喻說與此相承與此相承  
明也下章之塵上教意固前子大昭篇若人者不可不慎取臣

匹夫者不可不慎取友之者所以有也道不同何以有也均

第施火之就燥乎地注水之流濕夫類之相注也注之若也

以友親人為所將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待曰豈將  
大車維塵冥之三具之小人受也此即序自悔與小人三之義

又韓詩外傳魏文侯之時子望仕而獲罪簡主曰夫春樹柳李  
夏以陰其下秋以食其實春樹其蔭蔡友不可採其實秋  
以其刺有刺之親之立而採也今子所採非其人也故君子先  
擇而後種也三引此此中義進舉小人之義親苟韓之說

可誤兩家之古刺是注謂矣



曾思百委

不出于類傳疑光也第云思家小事以為委使人教園者出  
於光始之通案等義那也竊得曰可委多端不必更思之終  
不能自明矣毛義書於

### 小朋

小朋大夫悔仕於亂世也第名為曰小朋者言出王只其以換  
其政事以至於亂案此案與小是問歐陽奉義曰據得終篇但迷行以勞  
若畏於罪不敢懷陽之事了世出王曰小其以之云此疑是  
破家說作詳小是篇

明之上天照臨下土箋云明之上天喻王者也光明之中心也  
照臨下土喻王者出而安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出王不能於  
故舉以刺之案案義非也此經終是而日月為同紐傳云

日乎月乎照臨之也此亦出於經之明之者世上天子照臨之也  
焉若可告訴之詞箋以口中為說蓋讀上天之上為上聲中  
疏引左傳之上其中之云毛以上天連續此皆小字中案紐傳自上降  
鑒照之上天是也亦與部同

我征徂西至于光野二月初吉我維之曰若侍光野遠荒之  
地初吉初也箋言征行徂往也我乃往之西方至于遠荒之地  
乃以二月初日也乃至今則更反其冬寒矣為未得待命牧  
伯之失夫使迷其方之事連亮世勞苦而悔仕案箋義非  
也二月初吉文生至于光野亦以二月為至光野之日非也  
二月初吉日月方除三章日月方圓皆指二月即皆指至  
光野之日反復言之者迷其至時之早以見歲晚不為之苦







辨其上下之非列

其言也收作之賢若如上等云收作

且大夫其後端由於此疏申部以為待明王而仕未志斷云

日月方除傳除之陸生新也夢云四月為除某此夢之改字

也疏之今尔雅除作余指以之除直平直及以字差依尔雅則

宜余舒之言是邪意改除為余也傳之除陸生新若注矣

去與來二月之初也陸傳日月其除傳之除去也彼之月已

往故但以去釋之此之日月方來故云除陸生新隨經為刊言

尔有考也或據尔雅十二月為除謂除除通用方除去某將

除也爾雅上平二月周正之

畏此反復等之反復經不以正眾見眾某等義也友復經

反側何人斯傳之反側不正直也此亦當於爾雅眾是二事也

繼然相承凡亦適皆由反復不正直之人也如下季行戒其友

以正直是與好是正也詳味詩方蓋大夫久後懼小人謗害而

不敢為也自悔其仕也序但之悔仕不云小人謗害蓋承上篇

序曰只此洞的之例於則上篇義自出之下廿九字其為序文

宜可矣

嗟矣君子甘恒安安義云嗟矣君子謂其友未仕者如人之居也

也其也之雲初言也而能適死子曰鳥則擇木巢巢義也

朱傳曰君子之指其係友也是也其安初言於居安安也思也

像防之是由已見謗害而戒其友也此是仕而花則已悔何

勸友其也未仕者仕他君近於怨矣之是未刊乎人情達也其安為居安故下傳云自居

安也等之雲常安之雲當去釋文讀曰畫反之音義皆殊疏



不為區別一何也

請共尔位正直是與神之式教以傳請謀也正直為正  
能正人之曲曰直與共其式用教善也有的君謀具也壽  
位其志在於正直之人為法神以是祐而能之其用善人  
則必用為是使能天任命不汲之求仕之學云女位者位也  
為之善人則是柔愛新也此戒其友也小人則獲福  
也其為善謀所以共也之位者唯正直之人是與庶幾亦明能  
之用能善也戒其友也正直之人則已也傷於及度之小人  
明矣夫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為辭非其人弗自辱引此詩  
注請法也教謀也主敬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為倫友  
神結女之所為用祿也女雖請教與也異刊注以請共尔位於

與我合彼

人臣實勝此安矣又第七年左傳晉弗敢子生老公族穆

子有慶莊將立之魯曰豈忘不才讓其不乎請立起也田

蘇游而留仁行曰請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祐之介尔嘉福

恤哉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直和為仁如是則神祐之介福

降之立之不亦亦乎彼引詩以明辨起之而立則請共尔位為臣

共其位明矣侍訓正直即奉以為悅則也義自左傳同苟子

勸善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心平過矣其

下即引末章與左傳之合至祀祀緇衣篇子曰有國家者

事象輝煌云云以示我厚則或情不或對云請共尔位好是

正直彼自出矣非任幸也

主身新注此指明君不誤蓋非也耳一按左傳之介福降之



是古訓分爲大与小同可下等訓分爲物之誤

### 教鐘

教鐘將之淮水湯之憂心且傷傳出之用柴不与德比會諸  
侯於淮上教其深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憂之爲之  
憂傷者憂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  
王之樂失禮尤甚某此等誤會傳之久而駁之也傳云禹  
樂不与德比者固有其樂而望其德也又云深樂者王業之凡  
作樂而非所則德之深也此之既用樂不与德比又教之於淮  
上所治也也其說寂靜也毛意以正人心王用先王之樂而望  
其德故稱之深樂也某王基所說樂問禮上之等則出王與  
德正与之合矣何云不与德比乎鄭傳傳中故特舉先王

之樂以駁毛其意深樂也某問禮上之等爲王基所說而

不知傳言初亦也其樂与宋類等同王基若鄭之說也則安  
爲說故指深樂也鄭初以見毛說之非也孫毓文安爲長孔疏

用王基申毛皆深陳疏胡後義又謂鄭与毛不殊也非胡氏  
又云姜氏廣義范氏傳潘皆授左傳昭四年棟拳對楚宣

有也之爲大官之監或狀教之之語以爲淮水出桐柏山桐柏与  
大字皆濠州山杜注律中中嶽也別出王因大字之監遠遊桐

柏以禮出王會諸侯於淮上之語可謂善於援據矣此可破歐  
陽奉義史學出王本世之疑

泚人君子恢允不長等云泚善恢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  
必得其宜至信不可兵樂善善也恢也思此泚人君子之德



信不可忘也。若蓋以下系不回不粘款之故。必就君之言。以  
受心且抽付抽動也。等云抽之字。悼也。某此讀之改字也。陳奂曰  
等讀抽。由悼。莊亮柳。讀曰悼。是也。前之且。仿且悲款之  
以。其之例。年。仿刊抽。為動。莊孟。子。動。心。思。性。之。動。謂。震。動。其  
心也。疏云。變動。家。款。以。是。

鼓鐘欽之。鼓琴。鼓琴。等。同音。傳欽。之。字。使人。樂。進。也。等。等。  
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等。云。同。音。若。謂。堂。上。堂。下。音。克。  
諸事。節。於。周。禮。眠。瞭。儀。禮。大。射。巨。皆。以。東。方。樂。詒。之。等。其。  
毛。義。同。此。等。易。傳。若。其。義。以。同。音。重。上。文。鼓。鐘。琴。琴。在。內。以。  
与。下。文。不。備。重。雅。南。篇。三。律。為。款。耳。不。謂。等。等。為。二。也。陳。  
啓。源。曰。等。不。粘。等。等。之。字。与。毛。同。孔。疏。申。前。以。等。等。為。二。三。等。

必以部云。是也。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樂縣。謂鐘。  
磬。之。房。物。於。尚。簾。者。等。曰。曲。居。云。宮。縣。四。面。縣。曰。象。宮。之。四。  
面。有。牆。故。謂。之。宮。縣。小。胥。又。云。凡。縣。鐘。磬。等。皆。為。肆。肆。鐘。  
磬。者。編。物。之。二。十。六。枚。而。坐。一。簾。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  
肆。肆。別。列。於。宮。縣。四。面。各。一。肆。也。付。云。四。物。皆。同。矣。其。其。云。皆。同。

也。傳。但。在。生。樂。等。一。面。以。讀。三。面。也。不。是。鐘。木。中。見。其。鼓。鐘。也。  
四。物。皆。在。堂。下。初。不。在。堂。上。去。樂。等。者。石。明。等。等。東。方。以。見。其。  
等。中。等。且。貴。琴。等。等。不。同。与。等。者。之。同。音。也。付。義。不。可。易。矣。  
按。疏。云。鼓。琴。鼓。琴。等。之。故。鼓。鐘。為。等。鐘。也。傳。文。之。使。人。樂。

進也。下。當。有。鼓。鐘。等。鐘。也。五。字。

以。雅。等。南。以。等。不。備。傳。為。雅。為。南。也。等。四。夷。之。樂。亦。從。廣。所。及。



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朱經北夷之樂  
曰禁以為卷簡器是為和而不儗夫箋云雅者雅也美也  
南也卷簡也三舞不儗三進退之振也周樂為武故禮樂器  
為雅三正也卷簡器又卷簡也樂此等之誤有五雅者首舉心  
雅也而以為美者美者美也此非于舞周之干舞又不問名雅一也  
南去之南也而以為四夷之子樂非雅之化也降於魏魏之賦  
二也及南去四夷之卷簡器也而以為又卷簡器使一相之文後正居  
君夷狀之後曰也不儗之去從四夷之卷簡器利而不儗也  
和雅論厚皮中卷簡器之去而重人為之雅南卷簡三舞又從正  
退之旅也而重其故誤之由則皆由於以南為南夷之樂周  
禮魏魏氏曰禮記文之學子鄭注皆引此詩而說是其注禮

時用雅詩視魏以南為四夷之樂箋詩仍注其舊平諸家

多之箋詩以為古雅之部曰桓憚詩人言以雅為以卷簡器

雅為南也明上文所奏之樂所以為雅為南也南夷之樂曰任

別南夷之樂不曰名南也案二十九年在傳見善多象前南卷簡

尤為明暢也曰凡奏樂有四節首節非歌三終比歌以卷簡器入三終

輔笙以卷簡三節間歌三終歌笙相禱所注鼓瑟鼓琴笙瑟  
同音去也以上皆奏雅四節合樂三終歌之南所注以雅以南共  
也考樂於酒及燕禮工歌庶鳴四舞皇之卷簡之文皆在工入授

此解卷簡器之雅非徒指其攝儀禮存任致確矣

故常合雅卷簡之文与相配

南中夷之樂事也

案自蘇侍臣記雅詩皆云雅二雅也南二南也與朱侍曰

若相與南中夷之樂厥矣武補臣南卷簡即二南引此詩為雅

所傳南中夷之樂

樂也明暢又文三學子骨鼓南卷簡二南也南中夷之樂

尤為明暢也曰凡奏樂有四節首節非歌三終比歌以卷簡器入三終

輔笙以卷簡三節間歌三終歌笙相禱所注鼓瑟鼓琴笙瑟

同音去也以上皆奏雅四節合樂三終歌之南所注以雅以南共

也考樂於酒及燕禮工歌庶鳴四舞皇之卷簡之文皆在工入授

此解卷簡器之雅非徒指其攝儀禮存任致確矣







以篇不偈句三篇四夷之案盡北夷之案曰禁三十一字在共  
間假使本<sup>經</sup>在<sup>經</sup>林探經之文別義其所附強為橫生按亦  
毛傳簡者不直者此二也且以信文考之<sup>教</sup>鐘欽之教甚切考  
坐祭同音以雅以南四句皆連讀<sup>言案也</sup>辨任朱經以篇不偈二句  
自<sup>為一篇</sup>三篇案也<sup>是是列</sup>禮祭考考以為雅南<sup>禮</sup>朱經以為篇不偈  
相對成文<sup>何義</sup>禮是阮<sup>安</sup>案次之合三也又白常通義引案元禮  
曰案先王之案昭有法也與其所自作以方志與四夷之案以  
德廣及之也故東夷之案曰朝經南夷之案曰南西夷之案  
曰味北夷之案曰禁合款之案備於禮四夷之案陳於左先王  
所以以順命重社也此禮之毛傳實相未表其四夷案在王  
果未盡班氏所見案元禮之非其舊在初或以去改之以便其

說也陳立疏禮之漢書食貨志案禮有五均注鄭康曰案  
禮案元禮河間新王所傳又禮志武帝時河間新王毛  
生共采周官及諸之案事者以作案記於八伯之錄與周氏不相  
<sup>連</sup>則案元禮者河間新王作也據陳說在案元禮又云其肉史  
巫王官傳之以按常山之禹之成帝時得者按之其義於二十  
四卷記別向按書曰案記<sup>二三</sup>且<sup>三</sup>篇為禹不同其道宜微別刑  
氏所見案記已非新王之舊矣按陳說是案元禮本即案記  
之一部之毛善等共作之者也今考白常通義所引四夷案  
名与此傳互異當及陳說為班氏所見不同而其大義實與毛傳  
吻合至合款之案備於禮四夷之案陳於右<sup>當作門</sup>與陳志說  
<sup>別忠所引為毛詩明矣</sup>外<sup>右</sup>正因<sup>此</sup>方<sup>可</sup>為毛詩本有<sup>錄</sup>任朱經句之確信又班固東考賦



云四夷聞奏德廣所及禁昧况經因不具集正用詩禮班

曹魯詩是魯詩之有此句与毛同也前君所見毛詩盖已後脱

此句故得就其異說相承至今較陳禛傳僅在此句而解者

不徒補其殘缺反復其說非僅所存且毛義之存不亡也乎

○侍南夷之案曰但今本皆同字率任作南校勘記云南字是

也正南字以南訓任校或作任此為南其實一也可證助記作任

作南者孔本之誤也中中事所率自服鈞命讓中不謂傳此作南也禮記昭堂位

味東夷之案也任南字之案字与毛同何休公羊傳注南周礼

雞糝氏臣蔡邕所出若任鈞命讓是南夷之案曰任諸家及前君

二南也孔本傳南去後人不知任有脱文兄經世任字与傳不

相比故改實改傳作南以就要說回耳今白雲通義引案元注也

作南六誤孔本傳南不与毛同也

太平御覽卷五十七引西華云南方所以任若何陽氣盛用事易物極任改記之任可證

### 楚漢

楚漢荆楚也或以炊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氏卒儀亡

祭祀不繼故君士思古有案序之荆今而任但陳古後人遂多

於之考荀子士服篇小雅不以於汗上自引而居下在令之改

以里往者其言有文有甚者有教有善其皆此也而以下諸詩

而云陳古之祭祀獲福而強其言有文也荆今不能如此所記

其考者有文也使但尋其文則直鋪張盛事揚厲也

孰知其情之象乎此序之不容不作也此篇首章云燕黍稷以

供粢祀為格詞二章云祝祭于初三章祭之事也二章傳云得



而宿尸及宿尸之仔祭之事也正祭仔祭之事也

三日之祀事之傷四章云之祝改告也

告於神之事也五年云之祝改告也

禮畢告利成之事也工祝再改告是祭之

度重敘之事也

文為祭畢之宜也其事乎自明惟二年

既五舉見意不為次耳其矣男敘次皆

也伐除蒹藜之事也

也伐除蒹藜之事也

也伐除蒹藜之事也

也伐除蒹藜之事也

也伐除蒹藜之事也

也伐除蒹藜之事也

也伐除蒹藜之事也

也伐除蒹藜之事也

也伐除蒹藜之事也

也伐除蒹藜之事也

也伐除蒹藜之事也

也伐除蒹藜之事也

也伐除蒹藜之事也

也伐除蒹藜之事也

也伐除蒹藜之事也

也伐除蒹藜之事也



云分荷其肉可嘗用羞而解是也秦羞田曰毛所之是較  
牲者朝踐時事却所之是饋食時事今某其茨所迷祀  
儀并次顯合明祭亦牛羊下祗告之教牲至執饗以下方  
是饋食時事此說非是方之孝牛羊宰及饋食則速却朝踐一  
節矣况之據其骨體於俎与下為俎孔碩又相殺則豈義不  
以毛者之長此說兩家得失竄甚疑既為長禮已

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傳祊門内也案云孔甚也明祊備也也若  
子石知神之所至故使祝博也之平生門内之三方待廣矣之安  
祀禮於此甚明案此不誤其注禮祊在廟門外之西室  
指下年傳祊而廣尸及廣室則此云正祭明甚  
又祊祊是明曰祊祊之名則誤也何氏古義曰祊說祊祊有二種  
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祊此祊所云是也一是祭

之時曰祊祭之時行禮於祊是禮意所云是也又禮云祭之祊在  
廟門内之西室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室案亦祊祊非閉云闕  
祊門内祊又祊一作禁云門内祭先祖所以傍俎是則祊祭自  
在門内原尊之祊禮亦可設祭于堂為祊乎外蓋對堂而  
之則門為外非祊祊在門外也此是正祭祊為祊祭之誤祀祭于祊為行禮之祀祊也迎神  
之類雖其禮不傳然易於祭統之文知之祭統稱祭有十倫  
有首之鋪筵設同凡為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之神  
明之也也是則祭初為行禮之祀之明據也輔廣云凡祀祊  
各別求祊陰燭素則祊諸陽宗祭祀于祊則求祊陰燭之  
間蓋魏晉之祀無不在求之之儀凡此祀事祭祀之事明著也為有  
諸地迎牲告也令外具等事其祀禮甚明著也何氏此說甚尤







牲也子正祭同故使其文互見也何氏古義按執爨之文從此章  
之薦熟事非也諸家多信其誤部必以燔矣皆從新之祖若  
猶於上季或肆說為肆其骨體於祖不容此後之骨體之祖故  
強合燔矣 燔為一季  
易也耳此特牲主人於尸賓長以肝從主擇於尸見於長以燔  
從在尸九飯之後與執爨之文不齊不但燔肉肝矣不以此孔欲  
以此記所燔也。部注燔燔者二說禮三君親執祭注祝制  
祭從朝事進血嘗時也部特牲故說真於後燔蕭合禮者  
注奠於薦熟時也特牲饋食而之祝兩奠于銅南是也孔疏九注  
周禮司尊彝之疏注同 禮記祭義孔疏注注同 禮記祭義孔疏注注同  
燔燔陳旒胡皆等之也於惟奉民五禮通考禮禮量兩度  
燔燔之破前注之誤今并錄其畧云禮記祭義二端說之報

以二禮連後朝事燔燔禮身齊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  
衆及也也薦黍稷羞肺肺肝首心見向以饋餼加以特饗以  
報魄也教成相愛上下用禮禮也也部注二端說之禮氣也  
魄也更有子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  
薦血腥時也薦黍稷可禮饋食也慕容氏危逢曰前云氣  
魄為鬼神之感而禮二端於是禮稱事而三儀情而行本亦  
二者由之故曰報以二禮特牲曰祭亦諸陰陽之義禮運曰以  
素魂魄是禮合矣蓋儀以報諸陰燔以報諸陽所謂二禮  
如二者朝事之所行而部以薦黍稷為饋食之時未之矣夫  
水神也於祭之時而祭之祀為合鬼神以素魂魄可報其陰遠乎  
測泉是也周人先水諸陰既灌於後迨牲至饋食而後報



祀不已因至况准用特坐黄气用肺肝心也事未报而办朝  
事时市用此亦相属也陆氏佃曰是肺肝心周  
人朝事之者谓民之方也故部物牲曰祭黍稷加肺祭齐加  
以水报准也取脾皆燔燔非方报阳也祭我之报气也  
物牲所报阳也祭我之报气也  
二牲亦民朝牲也祭我之报气也  
明之通报朝事则报气也均均朝事可知亦民特准于  
为黍稷为侯也时事其位部物牲也奠之字也物牲侯  
合而之况的奠于制南故以侯也之祀准之可报侯也者  
乃祭牲之名而此告侯也之字也  
论之唯论盖明堂位而之尚首为心与肝为脾乃按祭之事在侯也时故祭黍稷加  
陈集也报为者集黍稷祭肺肝心谓周人朝事  
肺未嘗不用肝与首心也盖言之故部物牲曰祭肺肝心黄气也则其非按

祭之经肺也肺而心者祭之而属明矣  
报之新氏因侯也二牲为朝牲侯也故燔黍燔燎以祭我  
部物牲分为二事一报也度燔黍于黍稷别以侯也之祭  
感于肺肝心也以为按祭而特也礼时所以报也之并入  
侯也之时以报也文之云也祭礼之而次能受也空碍又云燔  
燎燔者皆是求神之事与酌奠裸牲证字制祭礼祭皆  
在朝牲之时是者合亨之俊通黍稷之时以人道事神也  
又加以燔燎之理此考之礼经礼之礼于可也礼位其朝牲  
之事亦亦有再度之燔者審矣  
君得莫之也豆乳庶为宿为客借奠之也清静而致也也豆谓肉  
若庶羞也饔而宿尸及宿食饗云君得既后也凡通事稱其好  
事男姑之稱也庶羞也祭礼之礼后夫人之共遵也也肉物肥



腹美者也案笄新也何楷曰君婦九族世婦也御之屬觀  
第五季次君婦於諸室之下則其非王后可知周礼九族凡祭

祀贊后薦徽豆邊世婦掌祭祀之事

感及祭之日蒞陈女官之具内内羞之物女御凡祭祀贊世物

夫九族之職在贊后薦徽豆邊世婦第五季次所設君婦之屬

徽也世婦之職在蒞陈内羞之物而女御又贊世物若此下文

所云为豆礼庶也君婦之稱也属之此其说也也

羞庶羞也作之宜尸及之宜其也此

司徽宰夫羞房中司羞于尸休主人之婦皆右之司士羞庶

羞于尸休主人之物皆左之司士羞庶

其邊則親餅粉饘其豆則醢也糝台庶羞羊膳豕膳

皆有哉醢房中司羞内羞也内羞左右陈也庶羞左右陈也

是宜尸有内羞庶羞之事矣

及私人是宜其有庶羞之事也

王不於祝王与后未受政音内羞庶羞於何用乎

新祝政音王后时别也

内羞庶羞皆为饮酒饭故也

曰後廷堪以少宰行此诗多有合者

之類尸想羞因宜尸而過之

新酢内羞酌而付曰新醑交錯此可證其為宜尸者

此是申之毛義以正前不恒保祭之誤

敬尸為宜宜為正祭所薦曲射到說







禮莫愆序於陰厭之禮也鄭不惟天子有陰厭之禮惟兒少年  
婦為來女孝孫之以此任如似遂以而祝致神之去告主人使文  
敬既以告為告主人則於祖養之文不可通又於以敬之物禮予主人  
失而合也

若考祀神者飲食卜尔万福為幾也式傳式期式位也爰云  
若之考之有祭者矣少之考致享祀也神乃款嗜女之飲也  
今予如之百福其來也育期矣多少亦有佳矣此皆敬為之  
言神饗之事以申  
意案爰致也此申之祖養考孫之云也也詩人之孝孫以若

若之季饗考祀先王故神款嗜女之飲食又予女之百福者  
以女之祭為期也位故也少牢於祝酌奠之前禮之之擇執一全致  
黍有差也設于羊俎之南擇黃者執敦稷以授之擇之物

真更坐設于宜俎南又真更黃者執黍坐設于稷南又真更  
黃者執稷坐設于黍南是位厭薦黍稷之事神於  
如薦黍稷此也車朝踐後也位厭以有黍稷之厭也厭伏神也宜黍稷

何以是厭伏也若若也也秋嘗冬烝是為期也式禮至愆  
是為法也下文既膏既饗既迄既勅承以期為式之也王高之執事已整齊而已在位已饗已國操也  
極時若時信承卜尔万福之也若信之歷年之永也說美字整

拜說其失易也拜說其失易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  
孝孫俎位耳祝致告傳致告之利成也爰云考孫俎位堂下西

面位也祝於是致考孫之云告尸以利成案此等儀也特牲少  
牢及士食禮皆有告利成之文鄭位皆以告主人又有日徹祀  
不徹尸之禮而云告利成其明也祝若于主人日利成則後陽



厥時上若主人之禮未竟尸以禮告利成且此信之祖位受以在堂下西

而則祝之告利成或生堂下在面或更祝告利成於主人故也

主人相對也是位受祝以下祝告在堂上不應受於孝孫祖位之下

且此祝告主人不曰祝告利成又何以在堂下西面之位孝孫及後求之兼

有難通受必於左彼於上手致告以為致神之意告主人故此

致告為致孝孫之意告尸耳疏曲為受祝能取文德情之

告利成也志明此舉而致告也於上手為如祭而致告也若

一得而稱事之有諸於上傳得而復尸及官若同一尚妙氣

非任祭祭利成或前位係禮之利若也成畢也若之也

禮畢是利成若禮畢動事神禮成也是係祭別以復尸為之

不曰也禮成有可徵也告利成之文惟不復尸若推湯有時也再

利成其禮之士同其也事神之禮也陳疏禮此舉而係祭若

利成殊儀禮係以係祭禮畢也上文也鐘致以戒禮尸

將出以起下文也受禮戒法在席中也以祭禮畢今考之禮禮更

其其事

皇尸我起傳皇尸也受之曰君也尸稱君也也如祭少宰之皇

尸命之祝彼大夫禮之稱皇尸也皇尸之利君矣故凡傳利不可

易也

樂具人奏以後祔祔侍安也也於後文福祔也受之前而祭時

之樂後皆入奏以後日之福祔骨肉歡而君之福祔安樂受我

非也傳云也於後文福祔也若以燕禮之節也燕禮賓及入及仰

大矣皆說厥非就序也祭及仰大夫皆坐乃也是也之祭矣更







及丘向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程周法實夏之若未有同有今  
以周之法為實夏之既又程禹治水皆丘甸之非其義也此駁  
箋說甚當凡律之別及商頌諸篇箋以周禮為說者皆不可  
其失矣律文律占此句彼律之句法也禹治果山除水災此亦  
程治南山除水災何楷曰南山在南山也禹貢所云荆岐既旅終  
南博物即此是也。疏甸之為字既訓為治言又為京地官以司  
徒之甸為甸注之甸之字也讀如中甸之甸猶人云字令丘  
意之政令注之丘京四丘為甸。讀與維禹激之激同其訓  
曰京由是政云郊特牲云丘京共梁感注之甸或注之京以  
其於車賦出長轂一京是以京為義也案疏注以京為京  
其言又為京別誤也齊於小司徒注云讀如中甸之甸雖稱

人注之讀與維禹激之激同是郊云讀甸為激即實填  
層同者之例其云甸之云京又云其訓曰京由是政云解小  
司徒與郊人不同之故見此之甸即彼之京即郊特牲注甸或  
謂之京之云不讀甸為京也釋文甸也田見及郊繩澁及讀  
與疏同蓋自唐以來讀者皆誤

上天曰空疏之上天同雲昭厚之德也空在於天上兩從上下故  
云上天必有義例案疏說非也案經傳自上降降注之上

天正為全詩發例此之上天者承上章有孫田之云見成王書

人事取傳政天和故得雨雪據注則雨而皆人微言畢見毛信聖門之傳以此心之知也

雅各為上天蓋見注之雨雪附會之其不在也

以矣孔也亦飛較案經傳為據故云亦有義例耳又周禮



宋徐璠曰初崇祀引符云因雲以陰電光天同由下包界并觀  
說為長

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我尸賓嘉考某年箋之斂稅曰穡界  
予也成三以黍稷之稅為酒食主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  
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則以嘉考万年某年箋我服也伐檀  
傳之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不問斂稅曰穡也曾孫之穡粒之有  
三稼者孫之庚矣言記丘氏曰尸祀就熟食并酌齊於尸  
是也與賓禮助祭之賓酌齊於尸之因酌以酢賓并祭亦  
燕同性於燕寢是也此祭也終用酒食之事其說曰之前  
必之齊戒賜尸與賓者彼以下二季也祭事故之意此者左祭  
前平一殊不更序云疆理天下以季禹功則此為自以疆理之事

為主與楚茨陳爾事者不同疆理之事黍稷為主故此承上二  
季特之十黍稷為酒食五季又之信酒末季又之若之若之必黍稷之齊感由  
於疆理之功其四季之瓜也且五季之血骨特道及之平一而治  
於祭禮之先後不亦遠乎

疆場有瓜是利是菹傳剝瓜為菹也箋云於醉上種瓜三成又入  
其稅天子剝割淹漬以為菹貴四時之異物菓蔬之編於書傳  
未見天子稅瓜瓜以供祭祀者是祀之以前說也此箋者多於  
彼於首季以丘甸賦信之故以上者孫之穡皆之稅以見賦稅之  
法与首季相破也失与特之實為同

祭以清酒以騂牡享于祖考箋云清酒宜酒也酒特也五齊三  
酒也祭之禮先以特也除神於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菓實



義也早釐清酒既我騂牡既備又與彼箋之祭祀先為清

酒其次擇牲取羊二者說自不通此箋稱為異說者其意以下有啓

毛取血骨之文是也殺時本祭以清酒自具其方持也障神其

耳以禮說詩其教有如此者周禮酒正辨三酒之物三曰清酒新

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也蓋酒之清者則謂之清酒矣秦蕙田曰

注疏及通典經傳通解皆云天子諸侯祝酌奠為陰厭之事以

凡遇祀祝之事或以為薦血毛或以為告事于野或以為饋食之政

其說而不相合于元酒以祭之清酒或以為廣之祭用酒事或以為

禮元酒于五齊三酒之上于是天子諸侯陰厭一節竟無着落而

以謂天子諸侯之祭禮已盡已于注釋者以也然祝之辨鬼辨執

明水火而祝禱則其為未迎尸之酌奠之祝禱也疑也是時尸

未迎而主先立室故特牲曰詔祝于室直祭祝于主祭統曰詔

祝於室則其室中祝主之事而立血毛之禮尸裸於之亦其終

也是時祝先酌奠而加以水故禮運曰元酒以祭位南山曰祭以

清酒其為陰厭有元酒者酌奠祭神也其終也者此一節而後天

子之祭陰厭之禮也闕陳氏禮書謂陰厭者有元酒誠可謂深於

禮者矣秦氏以清酒為陰厭時所用之元酒說者不從

執其鷹刀以啓其毛取其血皆侍鷹刀之有鷹者之割中亦也

箋云毛以告純也骨脂亦骨也血以告殺骨以升其合之黍稷實之

於蕭合者亦也疏云奉及集注皆以此注為毛傳等箋云兩字案

定本集注是也陳氏段氏皆從之

是祭是享若之於祀事孔以傳燕進也箋云既者牲物而進於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top of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a date and a title.

Main body of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page,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